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255  
3 April 1984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

第二百五十五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4年4月3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达纳帕拉（斯里兰卡）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B.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  
A. 塔法尔先生  
A. 布巴齐纳先生

阿根廷

J. J. 卡拉萨莱斯先生  
R.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R. 比利亚姆布罗萨先生

澳大利亚

R. 布特勒先生  
R. 劳先生  
J. 库尔特尼女士

比利时

M. 德帕斯先生  
J. M.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C. A.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C. 普拉莫夫先生  
N. 米哈伊洛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佩登丁  
吴丹吞

加拿大

G. R. 斯金纳先生

R. J. 罗尚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梁德凤先生

林 成先生

锁开明先生

张卫东先生

古 巴

A. 维克托·冈萨雷斯·佩雷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A. 齐马先生

J. 马图谢克先生

埃 及

W. 巴西姆女士

埃塞俄比亚

F.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F. 德拉戈尔斯先生

H. 雷尼先生

G. 蒙塔西埃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罗泽先生

H. 蒂利克先生

F. 扎伊阿茨先生

J. 登布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韦格纳先生  
W-E. 冯·登·哈根先生  
F. 埃尔伯先生  
格拉夫法伊尔先生

匈牙利

F. 加伊达先生  
H. 托特先生

印度

S.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德拉贾蒂先生  
哈里奥马塔拉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J.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M. 阿莱希先生  
M. 帕韦塞先生  
L. 费拉里·布拉沃先生  
B. 卡布拉斯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博士  
小西正树先生  
田中谦次先生  
川喜田晖雄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A.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蒙 古

P. 马塞多·里瓦先生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摩洛哥

D.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S. O. 包勤德先生

荷 兰

A. 斯卡利先生  
O. 希拉莱先生

尼日利亚

J. 拉马凯尔先生  
R. J. 阿克尔曼先生

巴基斯坦

L. O. 阿金德勒先生  
K.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P. 坎诺克先生

波 兰

S. 图尔班斯基先生  
G. 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T.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I. 达特库先生  
T. 梅列斯卡努先生  
P. 巴洛伊乌先生  
A. 克雷图先生  
A.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H. M. G. S. 帕利哈卡拉先生  
P.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典

R. 厄克于斯先生  
E. 博妮尔女士  
G. 约南女士  
A. 布拉琴希埃尔姆女士  
J. 普拉维茨博士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 P. 普罗克菲耶夫先生  
R. M.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G. V.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P. Y. 斯科莫罗欣先生  
S. V. 科比什先生  
G. V. 安齐费罗夫先生

联合王国

L. J. 米德尔顿先生  
D. A.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L. G. 菲尔兹先生  
N. 克莱因先生  
N. 卡雷拉先生  
K. 克里顿伯格女士  
R. L. 霍恩先生  
R. 诺曼先生  
P. 科登先生

H. 卡尔霍恩先生

C. 皮尔西先生

委内瑞拉

O. 加西亚·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E. 埃萨基·卡贝娅女士

裁军事务副秘书长

J. 莫顿森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R.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斯里兰卡)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开始。

斯里兰卡代表团担任这个重要会议四月份的主席是纯粹偶然的情况, 也是按照正常轮流的原则行事。我们要以谦逊的态度努力履行职责, 并以保持主席这一职务最崇高传统的坚定决心来接受对裁军谈判会议和对国际社会所担负的责任。

我坚信, 我高度赞赏罗马尼亚代表团的达特库大使担任本会议三月份主席时所做的工作也代表了我的所有同事们。我在3月29日的全体会议上曾有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他的耐心和充满活泼和幽默感的干练的外交风度表示感谢。

我是一个既非核武器国家又不想成为核武器国家的一个不结盟国家的代表。我回想起正是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产生了这个负责国际事务中裁军问题的相互有关联的新的民主组织机构。这个由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创建的新机构纠正了以前那种参加裁军审议和谈判以及作出决策的成员不够普遍的情况。我想从我国代表团在这一威严机构的第一次发言中引一段话。斯里兰卡外交部长A. C. 萨胡尔·哈密德先生在1979年1月24日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幕式上发言说:

“我们知道在所通过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标准中有一条就是, 成员国须是一个军事上重要的国家——这是一条斯里兰卡自认为不具备的资格。我们认为我们之能成为委员会的八个新成员国之一, 这是对军事上不怎么重要的国家能够为裁军作出贡献的一种默认——对我国来说, 这一贡献来源于在我国总统J. R. 贾亚瓦德纳阁下领导下的斯里兰卡政府所选择奉行的政策和立场。

本委员会今天之所以在开会是在去年五、六月举行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主席先生,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一个伙伴, 你知道这次特别会议是不结盟集团不断努力的结果。该集团早在1961年就首次呼吁召开一个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1978年, 在通过了我国代表团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有幸在第三十一届大会代表不结盟社会提出的那项决议之后, 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自从我国代表团加入这一谈判机构以来已经有五个年头了。我们当时加入时曾对它抱着很大的期望, 但并不想在作贡献的过程中来听人讲话, 来学习。人们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就是, 这些期望是否都实现了。我们是否得到了非实质的, 只是普遍参加这一形式或假象? 现在我们是否比过去更接近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

(主席，斯里兰卡)

四月这个月份在世界的温带地区是春季。就我国而言，我们80%的人口是乡村农民，本月正是我们在农村所种的稻子的成长周期已经结束，正是我们在稻田里收割稻子，欢度传统新年的时候。如果把这一比喻引伸一下，我要自问我们本会议现在处在周期的什么时期呢？五年前，我们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开始为寻求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而努力。现在，我们应该收获努力的结果。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达成可以归功于我们的协议，我们年复一年地从春季会议开到夏季会议，持续地进行辩论。在本届会议，在开始工作两周后通过了议程。之后第三周我们设立了以尊敬的瑞典大使为主席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以及项目6和项目8的特设委员会。在这几个特设委员会中只有项目4的特设委员会在活动，但进展仍很慢。关于设立项目1、2、3、5和7的特设委员会的问题，我们现在处在各种不同的谈判阶段，这就是我们本届会议八周来所取得的成绩。本月我们必须取得较大进展，以便当我们召开夏季会议时，我们能够清楚看到今年我们可能取得什么样的进展。我们是没有什么时间了。然而，大家都知道，有碍于本会议工作的阻力很少是时间问题。我们应该谈判的时候，我们是有时间进行审议的。我们应该草拟协定的时候，我们是有时间进行辩论的。我们应该协调分歧意见达成积极的协商一致的意见时，我们是有时间进行争辩的。

如果今天要谈裁军问题的道德基础的话，恐怕人们会认为不符合潮流，认为这是政治上幼稚。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只有对裁军问题的道德方面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不管我们赞同什么样的宗教制度、社会及文化价值——我们才能对我们这种将产生实际结果的工作带有紧迫感。我们已面临进行关键的选择。关于这一选择，联合国秘书长在他致本届裁军谈判会议的祝词中作了恰如其分的表述。他说：

“可以裁减和限制军备，从而展现出和平与全球发展的良好的前景；也可以使军费开支和军事技术不断发展，这就会招致不信任，使资源可悲地枯竭，并永远出现核武器带来的核毁灭的威胁。”

我毫不怀疑，我们本会议会一致同意作怎样的选择。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不仅在我们个人的言词中，而且在我们集体的行动中要表明这一选择。各位尊敬的代表，我们在执行为共同安全和为确保人类前途而承担的任务中，我寻求你们的合作。

(主席, 斯里兰卡)

今天本会议开始审议议程项目7, 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放射性武器”。然而, 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 任何成员国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我想指出的是, 今天出席我们这次全体会议的有联合国裁军事务副秘书长, 莫顿森先生。我想在本会议再次向他表示欢迎, 并希望他在日内瓦停留期间取得成就。

我想通知本会议: 根据本周时间表, 我打算听完今天登记的发言之后, 我们的全体会议休会, 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审议一些悬而未决的组织问题, 包括非成员国申请参加全体会议的问题。全体会议复会时, 我们将处理那些今天应作出决定的问题。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阿根廷、南斯拉夫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代表。

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 首先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为您担任四月份主席向您表示祝贺。我们高兴地看到您达纳帕拉大使担任这一职务。您所代表的国家在不结盟运动中备受尊重, 而且在联合国和裁军谈判会议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相信您在外交方面的才干和经验将有助于确保本会议的工作卓有成效。我国代表团保证同您进行充分合作。

同时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通过您向您的前任,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达特库同志, 对他在履行其职责期间的朝气蓬勃和献身精神表示感激。正是由于他的功劳, 才有可能取得了进展, 特别是在组织问题方面的进展。

我们还要欢迎来到我们中间的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 我们也向他保证将同他通力合作。

我国代表团在其3月20日的发言中, 谈到了本会议关于我们议程项目3防止

(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核战争的情况，以及对我们的未来的工作的推测。

我们曾希望某些阻挠就设立一个适当的特设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的国家改变它们的立场。遗憾的是，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我们再次紧急呼吁那些国家代表团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和灵活性，以制订出切实的防止核战争措施，并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想集中谈谈实质性问题。去年以及在本届会议，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关于推动我们工作的具体建议。我想指出的有 CD/355, CD/406 及 CD/444 等工作文件。

今天，我谨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介绍已经散发的第 CD/484 号文件。本文件中所载的各项建议是以 1983 年 1 月及 6 月的布拉格宣言和莫斯科宣言为基础的，其目的在于激发反对核战争危险的国际行动。应该认为这些建议阐明了上述各工作文件。自然，也考虑了其他国家的有关建议。

社会主义国家在提出这些文件时意识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仅把消除核战争危险看作是解决人类全球性问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也是在这个星球上保持生命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必须按最近联合国大会再次要求的集中一切力量进行谈判，以期就适当而实际的防止核战争措施达成协议。

因此，这些措施应具有各种具体的特点。首先应根据其紧迫性，根据其对改善整个国际形势有直接影响以及在各方都具有理智和善意的条件下比较容易通过和执行等情况而决定其特点，这是合乎情理的。生活本身要求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承担义务的学术性讨论上。

第 CD/484 号文件提请人们注意美国军国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日益增长的核战争危险。这种政策的核心就是试图破坏现存的军事均衡。为了为这些政策提供物质基础，已经通过了大规模研制战略及其他核武器的计划。为了进行第一次核打击而在西欧部署越来越多的新式美国中程导弹的作法是令人惊异的。同时，还设想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华盛顿最近的情报说明他们全然不顾各国人民关于不要在外层空间发生危险的军事化这种愿望。根据这些战略，美国破坏了重要的谈判；或者通过执行挑衅性的准备核战争的政策使这些谈判失去基础。特别是关于全面禁试条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约的争论清楚地表明，有一方在阻挠就减少核战争危险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而进行的任何多边谈判。此种态度是不符合国际协定的，其中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毫无疑问，制止这一危险的事态发展的最好办法就是彻底消除核武器。本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在1978年通过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时都赞同这一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首批工作文件之一CD/4号中提出了一个逐步实现这一目标的提案。第CD/484号工作文件提到了这个仍然有效的建议。

我们坚决要求本会议不能再拖延，应立即转向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谈判，还主张在此同时采取有助于减轻以至最终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其他方法和手段。我们相信，所提出的步骤纵然不能立即产生积极效果，也将会决定性地推动核裁军的进程。

第CD/484号文件全面地提出了各项有效措施。它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要求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应遵循某些它们自己内部可能会一致承认的，而且应带有强制性质的准则。

具体说来，该工作文件包括两类建议。第一类是关于主张创造一种道义和政治气氛使任何发动核战争的企图不能得逞的措施。考虑到这些措施就其性质讲都密切相关，因此为了方便起见，下面分别一一列举：

首先我们建议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应该把防止核战争作为它们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防止出现充满核冲突的形势，并应该在一旦出现此种危险时，举行紧急磋商，以便避免核战争的爆发。

第二，该文件建议各国在有关的单方面的或联合的声明或宣言中纳入关于谴责核战争的条款，同时，不进行核战争宣传，包括等于为进行核战争提供根据的政治和军事学说的宣传。

第三，社会主义各国重申它们关于所有核武器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可以在单方面宣言中承担这一义务，也可以在统一的国际法的文件中体现这一义务。我们支持关于缔结一项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第四，第CD/484号文件主张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加强在国际关系中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并保证此原则的运用。应该把缔结一项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世界性条约以及缔结一项1983年1月由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关于互不使用军事力量和关于在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与北约成员国之间维持和平关系的条约看作是重要的步骤。

第五，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不在任何情况下对那些领土上没有此种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尊重已经建立的无核武器区的现状，并鼓励建立新的此种地区。

第六，社会主义各国准备考虑另外一些措施，旨在防止意外的或未经准许的核武器的使用和防止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带有技术性质的具体措施只有同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义务联系才有助于建立信任，这是有道理的。

如果有一方试图限制在技术方面进行讨论，并转移人们对有增无已地加强核军备的注意，那就不会有助于信任的建立。

另外一类建议是关于物质性质的措施。我们集中注意以下几个措施：

首先，一个最行之有效而且比较容易实施的措施就是冻结核武器。第CD/484号文件概括地提出了这一步骤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执行这一步骤的方法。

其次，社会主义各国认为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将有助于停止在质量上改进核武器，并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在缔结此项条约以前，应宣布暂停一切核爆炸。

第三，核武器国家的另一项重要义务就是防止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扩散。

最后，防止其他危险领域，特别是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将大大有助于防止核战争。工作文件(CD/484)提到了缔结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以及从空间对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还提到了苏联关于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的反卫星武器的单方面承诺。

社会主义各国还准备考虑其他旨在防止核战争的措施。现在早应该是转入具体行动，即为了缔结适当的国际协定就上述建议进行建设性谈判的时候了。

社会主义各国重申，他们决心开始着手拟制防止核战争的紧急而切实的措施，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并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我们希望所提出的文件将能得到应有的考虑，并能加强这一信念，即立即开始谈判的条件确实存在。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波兰代表，图尔班斯基大使发言。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以及我自己因为看到您主持裁军谈判会议四月份的工作而向你表达由衷的满意心情。祝您在履行您所面临的艰巨职责过程中一切顺利，我向你，主席先生，保证我国代表团在此期间对您全力支持和合作。

我还想借此机会再次向您的前任，达特库大使表示钦佩和感谢。他在担任三月份主席时，精力充沛竭尽全力为解决本会议各种组织方面的问题作了无数次尝试。直截了当地说，这些称之为“组织性”方面的问题，其实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我看到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又一次同我们在一起，我表示高兴。

我继上几次全体会议上的一些发言者之后，也提议再次讨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这是一个对我们所有生活在地球这个古老而美好的星球上的人极为重要的问题。

外层空间的军事化，或者在外层空间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是一种不吉祥的现实。现在外层空间正在变为大规模军备竞赛的场所。同许多就这一议题在此发言的代表团一样，我们也认为很不幸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只不过是早就开始的较大进程的一部分。关于外层空间军事优势的理论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在美国就很普遍。当时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外层空间的探索，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空间的确是进行战略战争比较有效的场所。按照五十年代后期美国政治家的观点，首先进入这个新战场的国家必然会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大国，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过去曾经、而且现在继续对整个国际形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 响，构成了很大的战争威胁。根据美国现政府目前的计划和宣言，外层空间将成为显示越来越尖端的武器的场所。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

在今年的辩论中经常提起的1984年1月6日的第119号指令是关于开始对即将部署在外层空间具有报复性核打击能力的新式武器系统的大规模研究计划。这一指令只不过是最近证明这些计划的证据之一。美国的航天机构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进行的“航天飞机”计划及“挑战者”计划除其他任务外还包括试验军事及情报系统，以及“视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轨道卫星或抓获卫星。美国的宣传工具毫不隐讳地说这些计划的主要受益者是五角大楼。

在四分之一多一点世纪以前，由于人的才智和想象力使第一个人，尤里·加加林进入外层空间的时候，国际社会肯定没有预想到这种不祥的事态发展。因此本裁军论坛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对外层空间的进一步探索及利用是为了各国及各国人民的利益，应为他们谋福利，而不是给他们带来毁灭。

到目前为止裁军谈判的经验表明，在部署新式武器系统之前制止军备竞赛要比部署之后容易些。因此，如果认真努力去扭转目前这一趋势仍然有一定的成功可能。显然，由于环绕地球有复盖卫星这个问题，外层空间的军事发展对国际安全就具有全球性影响。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从而就成为地球上传统的军备竞赛的直接延伸，并因此而产生令人极为不安的核对抗的威胁。

在讨论外层空间的军事活动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活动不能同和平使用外层空间的问题分开。我们的确承认，将外层空间和平用于诸如电信、导航、摄影侦察等领域，有时只要稍加改造，也可有重要的军事用途。气象、导航、通讯以及其他类型的各项卫星可以用来发挥其指挥和控制作用，进行地面监视，搜集情报，或者袭击洲际弹道导弹等。可以看出，同时作民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许多活动几乎只具有军事意义，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突出，这是令人不安的。另一方面，过去经常有人讲，在本会议厅也有人讲，卫星具有重要的核查作用。这一作用如果被进一步强调，并为有关各方所接受，就会成为这方面有效的工具。根据专家们的看法，这种发展趋势将使感测技术、摄影侦察、核爆炸检测等方面更为完善。

为了反对地球上的敌方，有可能把外层空间用于军事上这一点，也就意味着在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 —

那个环境里发展和部署有效的特种直接武器。在里根总统1983年3月关于“星际战争”的讲话之后，为特定的军事目的对外层空间可能进行的探索看来已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可能对国际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的新技术和武器研制的领域。如果人们再增加所谓的激光和定向能武器——这种武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存在，而且这种武器有可能有一个差不多是瞬间即能进行“杀伤”的装置——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和为军事目的利用外层空间的问题似乎成了复杂问题，因此已到了进行具体商谈的时间，否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可能成为在这个环境里部署（武器）的军事技术向前进的十年。目前以及未来在这方面的的发展可能为战略思想及国际安全问题带来深刻的变化。

现在已经有不少关于外层空间活动的条约。在本届会议以及过去几届会议期间，从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列入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议程时起，有许多发言者在本次会议厅列举并讨论了这些条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追述一下我1983年8月18日在这里的发言也讨论了这些条约。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如果实际上遵循了这些现有条约的精神以及使外层空间成为一个和平环境的根本原则，那么那个环境的形势以及就其前途进行辩论的不同论坛的形势就会好得多。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联合国大会在第38/70号决议中正确地回顾了过去的各个国际条约，第十届特别联大会议的《最后文件》以及过去关于外层空间的决议，并且关切地注意到，尽管有这些文件，还是发生了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情况。的确，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尊重，根据该条约，外层空间应成为和平利用的领域，由于以激光和粒子束为基础的定向武器的新发展，象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这样更为具体的条约的有效性现在已受到威胁。提到的这两个文件只是最起码地作了点说明。到目前为止唯一旨在控制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具体谈判，即七十年代后期苏联同美国关于反卫星武器的双边会谈已被美国破坏。

这样，有关这个议题的各种分析、政治家们的讲话以及我们的发言都揭示出这个复杂问题的阴暗面。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现在就开始行动。我同意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维沃达大使3月27日在这里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认为现在是停止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如他所说——“一般性”和“探讨性”讨论的时候了。我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

们深信现在已到了开始拟制经相互同意可以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武器的合适而切实有效措施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应该回顾一下1981年8月苏联向第三十六届联大提交的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草案，这表明它愿意采取不破坏主要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力量大致均衡的部分步骤。我们都记得，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必须采取行动防止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并请当时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谈判，以期制订一个相应的国际条约文本，并取得一致同意。然而，这一倡议遭到了美国的反对，它试图把问题的实质降低到禁止反卫星系统的问题，而不管在外层空间设置其他类型军事设施的问题。去年，苏联在第三十八届联大上建议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和从空间对地球使用武力条约。本提案已作为第CD/476号文件在本会议加以散发，尊敬的伊斯拉耶利安大使1984年3月22日对此作了介绍。

我们愿强调指出这两个提案的巨大政治意义。其主要政治目标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就是其最重要的人道主义特点。此外，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应对以下事实给予应有的注意：该条约把各国不在外层空间或不从外层空间相互使用武力的政治与法律义务同执行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实质性措施相结合。我们希望苏联这一新的倡议在本会议能得到积极响应，并大大有助于进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全面、具体的多边谈判。

这个问题明显有很大的严重性，而且今天的严重程度甚至超出了几天以前的程度。根据美国政府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正如昨天国际版先驱论坛报的报导，里根总统于上星期六，3月31日，向国会提交了经签署的一个报告。根据该报告，“……里根政府打算研制并试验反卫星武器，而不打算谋求同苏联一起对此种武器进行全面禁止……”。因此不能低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我同意那些在这里主张早日在本会议的范围内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并尽快着手进行此种谈判的发言。去年以及本届会议已广泛地审议了有关该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各种提案。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您，主席先生3月29日在这方面所作的分析和结论。的确，应该在一个未来的特设委员会的范围内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虽然承认应该首先弄清这一复杂问题的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

各个不同方面以及其多重性，但不能为了弄楚而弄清，忽略其同谈判的根本联系。换句话说，所提到的机构的未来职权范围不能只局限于弄清问题。根据这个议题的最新消息，当务之急是进行具体谈判。最近一段时间的或者说类似的做法的例子不少，因此我们事实上很怀疑有些西方国家代表团坚持要弄清问题的目的是要阻挠，而不是推动实质性的工作，即如同最近非正式协商过程中所建议的为缔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缔结多项关于防止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所有方面的协定而进行谈判。

我们正进入本届会议的第三个月，但甚至连基本的组织问题尚未解决。一个没有军备和军备竞赛的外层空间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小的战术游戏问题。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注意的巨大而有多方面政治影响的问题。

主席先生，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时间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我希望本会议能在您的领导下朝这个方面进行顺利的谈判。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卡拉萨莱斯大使发言。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谢谢您，主席先生，我很高兴能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我是第一批为您担任会议主席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我们祝愿您在履行职务时在各方面取得成功。我们目睹过您担任1983年5月份21国集团的协调员时出色的工作，因此对您能取得成功是有信心的。您总是可以指望阿根廷代表团同您进行最充分的合作。我极为高兴地看到达特库大使坐在您的右边，他在担任本会议上个月主席职务期间不知疲倦地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本来完全有权到伯尔尼去休息一段时间。但他并没有去，这就再次表明达特库大使本人对本会议所做的工作以及对正在讨论的各个项目所作的贡献。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罗马尼亚大使表示赞赏和感激，他的工作效率很高、朝气蓬勃。

我也很高兴看到联合国裁军事务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和我们在一起，他一直很关心我们所讨论的项目，这是众所周知的，我热烈地欢迎他同我们一起开会。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

按照裁军谈判会议 1984 年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 本谈判机构本应在上周就审议完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议程项目 6。我之所说是“本应审议完”, 是因为除一个非成员国代表团以及有些发言中一般提到其他问题之外, 本会议成员国代表团的任何发言都没有专门把这个项目作为发言议题。

我必须承认, 这种拒绝讨论这个问题的作法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 这最清楚地表明《最后文件》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目前状况。该文件在第 59 段中敦促各核武器国家“努力缔结”议程项目 6 的标题所指的有效协定。

这个项目的确纳入了我们的议程, 而且在我们这届会议之初设立了相应的特设委员会。但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行动: 本期会议没有安排这个附属机构的会议, 而且完全有理由怀疑第二期会议是否会有这样的安排。

这种组织安排方面的状况表明了我们大家都明白的某种情况。无核武器国家, 或者说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 那些有权明确受到关于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证的国家, 收到了核武器国家作出的被认为是提供此种保证的五个单方面声明。这些声明各不相同, 可作不同的解释, 几乎每个声明都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条件和例外条款, 而且只有提出声明的国家才能理解如何执行声明。正如阿根廷外交部长在 2 月 28 日的发言中所说, 这些声明中有的看来倒是“许可使用或威胁使用那种据我们所知可能会结束文明世界的武器的方案”。

因此, 那些作为声明对象的国家认为这些声明绝对不够, 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能允许把一个国家的安全——这是所有国家都有权享有的东西——建立在诸如那些已经作出的或者至少是五个声明中的四个那样的声明的基础之上。这些声明当然是不应该被说成是“保证”的。

应该提供此种保证的国家自然是核武器国家, 应该由它们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明确并加强它们的承诺, 并制订出在《最后文件》中以及议程项目 6 本身所指的“有效国际安排”。

(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

这些必要的步骤尚未采取，而且似乎丝毫没有这样做的意愿。正如 21 国集团在其 1983 年 8 月 9 日发言中所指出，明显的是，“核武器国家在消除其单方面声明中所包含的限制、条件和例外方面的不灵活性”（ CD/407 ）。

这就是在审议项目 6 方面所出现僵局的原因所在。而且似乎没有迹象表明形势会发生变化，或者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积极的事态发展。

没有一个国家，或者说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放弃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甚至在这一有限的情况下放弃这一可能性。威慑理论的设计者及其盟友显然希望采用的最后一个办法是，保留其采取行动的自由，而且看来为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基本取决于这一事实。因此，这些努力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是不足为奇的。

因此，我刚才援引的 21 国集团发言（ CD/407 ）中所表达的意见特别重要：“ 21 国集团重申其信念，认为关于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的安全保证就是核裁军和禁止使用核武器”。

无论我们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种情况，我们总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只要存在核武器并且可能使用这些武器，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安全。

近几年来这方面的事态发展是十分危险的。核军备竞赛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双方都在部署更加先进的核武器。在各大洋，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核危险，而且还在越来越危险地横向扩散。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决策程序才能控制此种武器的使用呢？其领土上设置有此种武器的国家在这方面有发言权吗？即使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目不变，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权的国家数目会增加吗？

难道我们必须同部署在全世界的成千上万枚核武器共存吗？来源不同得到的确切数字也不同，但是难道我们已经到了增减一千枚核弹头已无足轻重的地步了吗？我们不正面临着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这样日益不祥的前景吗？

在面临这种经常被人们指出的危险的事态发展的情况下几天前，确切地说在 3 月 29 日那天，我们听到有人提出一种奇怪的想法，试图把防止核战争同批准不扩

(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

散条约联系在一起，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把造成危险的国际局势的责任转嫁到那些尚未加入那个国际文件的国家身上。

对于这类说法，我国代表团需要发表看法。

首先，不扩散条约是一个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条约，因为它有歧视，因为它强加了一些绝对不平等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是义务的义务，因为它武断地限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因为它不要竞争，企图把先进的技术保持在范围很小的几个国家手里，还因为它基本上使拥有核武器合法化。

此外，除了条约的各种缺点和不足之外，在那些条约制订者认为是积极的条款的有些部分也尚未实现。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一直没有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也一直没有坚决地为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谈判的打算。相反，科学和技术的交流受到越来越多的阻挠和限制，核裁军取得重大进展和停止并扭转核军备竞赛的前景显得越来越遥远。涉及这个问题的议程项目2，由于某些最热烈主张不扩散条约的国家的反对，正处在等待阶段，不是有待于开始谈判，而是有待于开始进行认真而有意义的审议。现在不是详细分析不扩散条约及其影响的时候，我也无意这样做。我国外交部长，丹特·卡普托先生——曾在2月28日有机会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不可否认不扩散条约有一些基本的方面可能遭到严正批评，而且每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对这些方面及其后果作出评价，并从而确立它在这方面的立场。

有一些国家可能已决定无视这些缺点，而签署并批准不扩散条约。那是它们的权利，我们尊重这一权利。也许在它们签署、批准该条约的时候，这些缺点还不明显。而且谁知道它们今天是否还采取同样的态度。相反，对其他国家来说，如果它们对该条约各条款及其职能所作评价的结果是否定的，不可否认，这些国家也有权不参加这个体制，因为它们认为这条约不公正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及发展，不能提供任何事物说明他们为条约作出牺牲有道理，也不能减少核战争危险。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

另一方面, 必须拒绝的是那种含沙射影甚至是很含蓄地提出论据的权利——这肯定不是什么权利, 即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不成为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 那是因为它打算现在或将来生产或拥有核武器, 同时正因为如此, 这样的国家在阻挠防止核战争。

把其中一些应受到指责的意图都归咎于那些对一个国际法律协定的价值和有效性持有不同看法, 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从未考虑要加入这协定的国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重要的是事实、现实, 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推测。那些非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已多次反复明确地重申——也许反复到令人厌恶的程度——他们完全彻底地反对核武器, 以及打算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和进步完全和平地利用核能所提供的无限可能性。它们要完全自由地实现这一目标, 不要什么导师或指导, 无需请求人准许, 也不受那个最强大国家俱乐部武断的决定或政治变化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任何客观因素来证明这些国家讲的不是实话。但是, 没有人相信它们任何技术上的进步都遭到了严重的不信任, 对它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要仔细审查是否有隐藏的意图, 而且必须受到最严格的、长期的各种各样的监督。

而提出这种不信任的人和主张实行最严厉监督的鼓动者正好是那些标榜自己有各种权利极力置身于一切监督之外, 如不扩散条约之外的国家; 正好是那些不接受任何关于不让他们完全自由地研制越来越多更先进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在其领土上接受此种武器的限制的国家; 同时也正是那些还要求把它们声明当作“福音的真理”, 而不受丝毫核查的国家就象特拉特洛科议定书那样。

这些充满矛盾的倡导者在对所谓横向扩散的谴责中通常也有诚意地认为有必要制止纵向扩散的话。然而, 当它们军事联盟的安全概念以及它们所强调的理论有可能受到危害时, 它们处理了后者(纵向扩散)似乎为前者(横向扩散)要作的努力和它的忧虑也都消失了, 而这种安全概念和理论甚至似乎还不涉及到日益严重的地理扩散。

(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 )

避免核武器扩散最快、最好的办法是迅速缔结一个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 但是事实是, 甚至连开始谈判这样一个条约的可能性都没有。这个问题不再具有优先地位; 而不扩散条约则具有。

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 我们都主张不扩散。我们许多人都反对那些不得扩散的装置本身。即核武器。如果不存在核武器, 就丝毫不会有扩散的危险。但是, 即使有了更为有限的扩散目标, 就不扩散条约是唯一适合的方式, 好象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这样说对吗?

各种各样的国家都不同意这种观点。把不负责任的影响和危险后果归咎于行使这一不可否认的权利这种想法是认为人民天真容易受骗。有谁能够想象, 在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批准目前这种形式的不扩散条约, 而另一方面充斥于世界的成千个核弹头以及用来将其运送到其目标的运载工具安然无恙的情况下, 核冲突的危险能消失。或者减轻呢? 核战争的危险在何处? 在那些不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吗? 最好还是要作客观的分析。

3月29日有人还硬说, 不扩散条约是“唯一”的几个主要核大国从法律上对核裁军承担义务, 这样一个现有的国际文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他们已承诺真诚地为此目的进行谈判。”这最后一条消息是适时的, 因为事实上各核大国根据不扩散条约所作的唯一承诺是进行谈判, 而不是裁军, 甚至也不是停止核军备竞赛。另外, 这一简单的承诺履行到什么程度受不到任何监督, 如果违反承诺当然也不会受到制裁。可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扩散条约的第六条是如何受到尊重的。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 认为关于没有履行第六条所载义务的问题, 如果人们可以宽厚地称之为义务的话——不能够由不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国家提出, 否认这些国家有权提出这个问题。至少说, 这种作法是令人惊异的。这样, 主张接受不扩散条约的人就争辩说, 既有无核武器国家的义务, 又有核武器国家的义务。第六条就是为说明后者所举的一个例子。但是, 当一个必须在这一方面作出主权决定的国家对这个条约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认为这些义务不平等, 而且不管怎么说, 有的履行, 有的没有履行, 那么, 根据我现在提及的观点, 似乎这不能作为拒绝这个条约的理由。这个国家不管它对不扩散条约有什么看法, 无论如何应加入条约,

(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

以便能够针对它据之以不愿加入条约的理由，那些批评意见和缺点进行工作。

我不想再详细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有些考虑不能不提。对于所有各种立场都应该尊重，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文件不可以对之作出判断和评价。制订文件的意图，不管多么值得赞扬，总不会够，重要的是如何将意图付诸实践。

没有什么文件能够引起关于这些文件的二元论学说。不管怎么说，不扩散条约不属于这种文件。它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

此外，人类的今天和未来并不是与一个不断被人提出疑问的文件的未来密切联系的。今天，人类毁灭的危险在其他方面，在不值得再一次提出的那些方面。国际社会的主要的和活跃的成员国应该努力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而不是为那种永恒的“解除已被解除武器的人的武器”。这一主题的新变种。现在必须面对现实，不应去捕风捉影。我们今天必须生活其中的现实是可怕的。

谈判会议议程上几乎所有项目都要求我们即刻采取有力而坚决的行动。有些项目如项目1、2、3和5等眼前就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本讲坛的绝大多数成员国都准备立即开始工作，只是极少数国家仍然没有这种意愿。它们为什么不同其他国家一样也表现这种意愿，使我们终于能够开始进行人们期望于我们的工作呢？

主席：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南斯拉夫代表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发言。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以后将有机会祝贺您担任本月主席。如果他今天在这里，我肯定他同样会向尊敬的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致意的。与此同时，请允许我，主席先生，以我自己的名义祝愿您工作顺利。

今天我想介绍一下南斯拉夫代表团拟订的1984年3月26日题为“国家核查措施”的第CD/482号工作文件。该文件已向各代表团散发。该文件的目的是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我们希望这些看法将有益于为制订公约而进一步进行谈判。但是，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这些看法并不代表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最后立场，在谈判过程中可予修正。

自从开始审议禁止化学武器的研究，发展、生产以及销毁的问题以来，大家普遍认为核查应建立在两个相辅相成的适当的国家一级措施和国际措施相结合的基础上，从而可以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并且反过来可确保有效地实行禁止的体系。

基本上，该工作文件基于这样一个普遍接受的想法：只要有一个核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遵守情况的有效国际核查系统，就可以确保有效地执行对生产的禁止以及对储存及生产设施的销毁或使用。

然而，我们认为国家核查措施也可以在执行公约条款的各个阶段发挥作用。尽管如此，还必须强调指出，从开始执行的公约时起国际主管机构同国家主管机构就应在同公约有关的一切活动中进行密切合作。当然，大家都懂得只有在普遍信任的气氛中才能实现此种相互合作。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谈判十分清楚地表明，各缔约国应设立一个协助并支持国际主管机构执行核查措施工作的国家主管机构。另外，本公约各缔约国还应在其行政和法规的范围内防止任何违反公约的活动。目前将毒性化合物分为三类：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化学品以及其他有害化学品，这一分类法可以作为国家主管机构执行核查措施以及确定核查级别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最好同国家主管机构密切合作。然而，我们认为，对毒性较小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和有害化学品，以及化学武器前体的核查几乎所有阶段，在国家主管机构的监督下进行。之所以提出对毒性较小化学品的这种核查形式，是因为今天把这些化学品的绝大部分都看作是双重用途化学品，都广泛地用于和平目的。不用说，生产这些化学品的缔约国必须提出可以证明有关转用和生产设施的目的及其最终用户的证据。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指出，各缔约国之间应事先对国家核查措施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这种措施在任何时候都应是明确而可行的维护缔约国之间信任的基础。当然，只有在每个国家主管机构提供客观而可靠的数据的基础上，即定期向协商委员会提供关于执行核查措施的情报，才能建立此种信任。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换言之，对其他致死性及有害化学品，双重用途化学品及前体的生产以及将其转用于准许的目的进行监督应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能提供可靠的情报。为了建立有效的核查系统，并使各缔约国之间保持信任，未来各缔约国必须制订公约期间就同意在交换专家情报、方法的标准化、运用已知的和已经证明的监测系统以及兼容的计算机系统等方面进行合作。

此种合作在必要时有可能通过国际主管机构来进行监督。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双重用途化学品的生产过程发生了变化，或者引进了新的技术流程，或者扩大了生产能力，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此外，如果根据国家主管机构以报告形式向协商委员会提供的情报，认为生产发生了变化，那么协商委员会可以建议有关缔约国安排对生产设施进行国际监督。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保持缔约国之间的信任也取决于国家主管机构的组成和结构的情况。国家主管机构的组成除了有缔约国不同部门的代表外，我们认为也应在自愿的基础上包括协商委员会同接受国协商提出的缔约国的一位代表。

国家主管机构在核查方面的作用和任务主要由该国法律决定。尽管公约的许多缔约国在行政和经济制度方面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们认为，国家主管机构应在结构、人员组成及职能方面确保同所有国际机构密切合作，执行公约时讲究效率、拿出办法，态度客观，并对之有必要的信任。

南斯拉夫工作文件提出的基本想法旨在说明对禁止化学武器的国家核查与国际核查相结合的方法是有必要和有益的，然而，如果怀疑国家措施不够时，不用说，应优先采用商定的国际核查系统。我们希望本文件将为制订令人满意的有关公约核查系统条款作出贡献。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奥尔特——罗伊斯大使发言。

巴希尔·奥尔特——罗伊斯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

(巴希尔·奥尔特 — 罗伊斯先生, 阿尔及利亚)

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 1984 年 4 月份主席职务并向您保证在您执行这一任务中阿尔及利亚将同您充分合作。

我们还祝贺达特库先生 3 月份领导我们进行的工作。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同您一样也向副秘书长, 莫顿森表示欢迎。

今天我想简单谈一谈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 而且在我们的议程中占相当优先地位的一个问题, 即核裁军问题。

核武器由于其巨大的破坏作用, 已广泛引起指责; 而随着武库的扩大以及核危险越来越逼近, 这种指责变得更为猛烈。从战后不久只有少数几个有识之士开始对核武器进行谴责, 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规模抗议运动, 人们对核危险的认识经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啊!

不结盟国家的运动从一开始就坚持国际社会的核裁军要求。由于它的努力而召开了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联大。毫无疑问, 可以把这次会议看成共同寻求有关解决军备竞赛问题的一个顶点。

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核裁军问题占绝对优先地位的《行动纲领》就表明了要求消除核威胁的愿望。

军备竞赛的加速进行使人们注意到迫切需要消除核战争的危险。人们正在把这种消除看作是眼前目标, 而把彻底消除核武器看作是最终目标。

在这次第一届特别会议上还制订了以核裁军为核心的有连续性的裁军战略, 关于这一战略的各个阶段在《最后文件》第 50 段上作了规定。

除了进行核裁军谈判外, 《最后文件》还设想执行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措施: 停止核武器试验和所谓的消极安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 该文件要求严加禁止核武器试验三边谈判的伙伴们赶快结束谈判, 并将谈判结果送请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充分进行审议。还进一步呼吁各核武器国家采取步骤保证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这种对众所周知的《最后文件》条款予以重申的做法看来似乎多余。可是, 在我们看来, 这种做法对评价多边裁军谈判的进程却非常重要。它关系到第二届专门

(巴希尔·奥尔特 — 罗伊斯先生，阿尔及利亚)

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一致通过的，而且其有效性也是一致确认的一个文件。

不幸的是，通过《行动纲领》六年之后，在通过关于停止军备竞赛和扭转军备竞赛趋势的具体措施方面未反映出协商一致的意见。

三边谈判已经破裂。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仍受到阻挠，未能对下面几个优先问题进行谈判；即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以及防止核战争问题。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谈判现在正陷入僵局。在这些谈判中，某些核武器国家经常拒绝无条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我们并不是要小看任务的艰巨性和核问题的复杂性，但必须承认，造成这一僵局的主要原因是某些核武器国家缺乏政治和解精神。

对核裁军进程负有特别责任的某些大国的这种令人遗憾的态度表现在它们想要颠倒议程项目的优先顺序以及想把本会议变成一个对核裁军谈判没有影响的辩论场所。

在那些为阻挠裁军谈判会议进入核裁军谈判而提出的各种论点中，有一种论点我们断然不能接受：即认为核问题只是核武器国家的问题。

现在向我们提议的是参加可以使无核武器国家有机会表示不安的非正式会议，不是参加《最后文件》中所设想的谈判。

这样，无核武器国家就从谋求共同解决有关所有国家安全问题的正式伙伴贬为仅仅是“请愿者”的地位，他们要求发表意见的权利总算是被承认的。

这种态度与1978年《最后文件》的规定有直接矛盾：该文件承认各国有权平等参加对其国家安全直接有影响的多边裁军谈判。

难道能够庄重地声称核问题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国家安全没有影响吗？如果说就是对那些已选择置身于两个军事联盟之外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进行嘲弄。是否有必要回顾一下核武器存在的本身就使各国切身的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对核武器的许多研究报告证实我们在那种具有核战争中没有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分这一特点的武器面前都注定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由于拥有核武器，核武器国家在裁军进程中就负有特别责任，而且不可能是其他方面的责任。

如果把拥有某一特定类型的武器同参加谈判禁止此种特定武器的权利联系起来

( 巴希尔·奥尔特 — 罗伊斯先生, 阿尔及利亚 )

就等于排斥大多数成员国参加本会议当前的谈判。化学武器公约及放射性武器公约就是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论点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就是对下述两种情况加以区分的观点：

一方面是有权指责核武器国家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中的无核武器国家；

另一方面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加入该条约并将“不适于”对核武器纵向扩散进行批评的无核武器国家。采取此种态度是出于想把无核武器国家留在核裁军谈判的旁听席上。

至于想把不加入不扩散条约采取实现不扩散核武器这目标的立场联系起来的作法，在我们看来似乎没有任何根据。

这种联系的根据是不扩散核武器的概念，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因为它没有把此种扩散的一个特定的方面，即横向扩散，考虑进去。为了可信起见，不扩散这个概念应在全球理解为两个方面，纵向的和横向的。如果把扩散核武器的危险局限于一个假设的横向扩散，那就是回避了真正的威胁，即存在庞大核武库的威胁。

在某些关于所谓消极安全保证的单方面声明中也可以发现对待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中的无核武器国家和对待那些非缔约国之间有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有对没有包括在单方面声明中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隐蔽的威胁，因而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消极安全保证不得有任何例外或限制。我们认为，此种保证必须是无条件的，普遍适用的。

不管他们对不扩散条约或任何其他国际法律条约的立场如何，军事集团之外的无核武器国家一致谴责核武器的存在。他们提出了许多旨在实现真正不扩散核武器这个目标的提案。要证明有打破急剧上升的军备竞赛恶性循环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参看不结盟运动各国和 21 国集团提出的文件就已足够。

主席：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言词。今天登记的发

(主席, 斯里兰卡)

言到此结束。还有别的代表团要发言吗? 现在我打算全体会议休会五分钟, 然后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某些组织问题。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12时25分休会并于下午1时5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你们都知道, 我们已收到瑞士要求参加本会议全体会议的申请。秘书处已散发了载入第125号工作文件的有关决定草案。如无反对意见, 我认为本会议通过了本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大家都会记得, 21国集团在上次全体会议上曾要求本会议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对该集团提交的题为“关于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草案”的第CD/492号文件作出决议。因此, 现在我打算提出该文件作出决议。但是, 在此之前, 请问, 还有代表团想发言吗?

我请21国集团的协调员阿根廷代表发言。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在3月29日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 主席先生, 你作为21国集团的协调员介绍了第CD/492号文件, 该文件载有为议程项目1设立题为“核禁试”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在那次发言中, 你阐明了21国集团的立场, 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就这一问题开始讨论, 并要求本会议在今天的全体会议上就第CD/492号文件所载的文本作出决定。

我无意对我们采取立场的实质性理由进行分析。我们这一集团的所有代表团都反复分析过。另外, 我们的态度以及本谈判机构在1983年进行的有限的工作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都有反映。但是我想强调指出的是, 考虑到许多代表团, 而且主要是21国集团的坚决要求,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开始了一系列非正式会议, 以便通过设立具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相应附属机构为达成全面核禁试协议开始进行有效的谈判达成一致意见。

(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 )

在这些磋商中, 21 国集团通过其发言表现出广泛的合作精神。它回顾了 1981 年该集团提出的、已载入第 CD/181 号文件的一项具有适当程度灵活性的职权范围草案。2 月 24 日由 21 国集团一个成员国墨西哥代表团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 (CD/438) 也在谈判桌上。21 国集团还可能考虑其它问题。

自从就这个问题开始谈判以来已经过很长时间, 而 21 国集团正是由于这种努力陷入了僵局才要求本论坛就这个高度优先的事项作出决定。

裁军谈判会议已经进入 1984 年第一期会议的第三个月也是最后一个月。尽管如此, 会议仍不能就一项根本议程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本会议讨论此项目仅局限于两次全体会议, 而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们再次听到人们重申其兴趣、善意、态度和声明, 但所重申的往往同非正式磋商中反映的并不一致。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三十多年来一直呼吁的东西同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对这种具有充分理由表示关注的东西所作出的反应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联合国大会多年来就这个问题通过了 40 多个决议。关于这个议题的最后一个, 部分协定是在 20 多年前缔结的。

21 国集团各成员国在这方面的国际努力中一直处于前线, 并且是促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这一问题的推动力量。

自从那时以来已过了相当时间, 而且事实不言而喻地表明至今无法就议程项目 1 开始实质性谈判, 这就是使 21 国集团深切忧虑的根源。我们坚定地认为, 本会议不能够, 也不应该继续拖延时间不作决定。相反, 应该把拖了很久的工作大力抓起来。

因此, 21 国集团提出了载有一个职权范围草案的第 CD/492 号文件。我们认为该职权范围草案是符合紧急而适当处理这个问题的要求的。我必须重复一遍, 这个职权范围草案稍加正式修改后, 就和墨西哥代表团 2 月 24 日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一模一样。换句话说, 一个多月前就已提出这个草案请所有代表团审议。

如我们在上周正式要求的那样 21 国集团希望, 本职权范围草案得到本会议的批准。这个职权范围草案赋予关于这一项目的特设委员会的职责是, 为制订一个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而立即开始谈判, 并确保向第三十九届联大提交此种条约草案。我们应这样开始对国际社会反复表示, 但从未得到解决的深切关注作出

(主席，斯里兰卡)

反应。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匈牙利代表发言。

加伊达先生（匈牙利）：谢谢您，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团长不久将在今后的一次会议上向您致意。在此以前，现在请允许我向您说明，看到您主持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匈牙利代表团是多么高兴，并在此刻向您保证，在您为使我们的共同事业取得巨大进展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将与您充分合作。

我国代表团现在荣幸地代表社会主义各国代表团发言希望表达这样的信念：即您，主席先生，为了设立一个其职权范围能促进就有关条约草案进行真正谈判的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您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我认为，本会议厅的任何代表团都不可能心目中怀疑社会主义各国在我们正在谈论的这方面所提的目标和愿望。

我们的历史很清楚，而且大家都非常了解。此时无须再作进一步阐述。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即今天上午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也代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所提出的关于防止核战争所必需采取的措施的这一工作文件（CD/484），明确提到迫切需要实现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并将其作为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提高核武器的一个根本步骤。21国集团关于核禁试特设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草案（CD/492号）的工作文件，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对此有同样的愿望，同样认为有紧迫必要性。这就有可能使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同意那个看法和提案。在某种意义上讲，21国集团的职权范围草案同我国代表团2月中旬在第CD/434号文件中所提的那个草案是相同的。因此，社会主义各国欢迎21国集团的这一新立场，并完全给以支持。谢谢您，主席先生。

主席：我感谢匈牙利代表。现在请苏联代表发言。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过去曾经，而且现在继续高度重视全面核禁试这个问题。

苏联对于核试验的立场已在不同级别的场合反复加以阐述，而且说得相当清楚。

(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联 )

裁军谈判会议已经收到需要审议的苏联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本条款”的草案，我们认为该草案对这个问题的多边谈判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因为它考虑了许多国家的意见。苏联一贯主张尽早缔结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

根据这一原则立场，我们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完全支持21国集团提出的载于第CD/492号文件中关于议程项目1这一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我们认为这个职权范围使特设委员会有可能制订关于这个问题的相互可以接受的协定草案。不用说，对缔结这种协定有善意和兴趣才能有这种可能性。有了这个职权范围就有可能就核禁试问题的所有基本方面，包括对未来公约遵守情况的监督和核查进行谈判。我们坚决主张把核禁试变成真正的现实。为了取得成功，美国及其最密切的盟友至少必需注意绝大多数国家提出的要求，并为积极解决当代这个主要而迫切的问题表示政治意愿和诚意。

主席：我感谢苏联代表。现在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米德尔顿先生（联合王国）：谢谢您，主席先生。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欢迎您担任本会议四月份主席的职务。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关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实质的立场，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卢斯先生2月14日已作了阐述，鉴于我们时间不多我就不再重复他的话。我只想就今天提出我们要作出决议的职权范围草案说明，这仅仅是您的前任，尊敬的达特库大使主持下进行非正式磋商的议题之一。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样一个建议：应继续进行这些磋商使我们达成一个真正的折衷的提案，达成真正协商一致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为一个特定的草案作决议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我们不能同意通过我们面前这个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的代表。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布特勒先生 (澳大利亚)：谢谢您主席先生。这是我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在您担任我们这个会议的主席之后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请允许我为此向您祝贺。看到斯里兰卡的代表担任主席，我们非常高兴。斯里兰卡离澳大利亚很近，而且同我们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交往。主席先生，您也很清楚，我和您初次相识正是在17年多之前。看到您担任主席，我个人特别感到高兴。我们确信您将以熟练的领导艺术和聪明才智来指导本会议的工作，并且，我想，还会考虑到今天上午你提到的道德方面的前景。据我所知，注重道德是斯里兰卡的特点。

我国代表团对于今天在这里所采取的方式表示关切。一个和第CD/492号文件中体现职权范围的措词几乎相同的职权范围草案交到本会议已有一段时间，这的确是事实。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正式或非正式地向本会议提出的其他一些方法，也已有一段时间。我国代表团有这样一种明确的印象：如果对有争议的实质问题进一步进行磋商本来有可能解决，而且，我认为，一定会解决。现在有不少有争议的问题，我只想提出其中一个，即通常以“范围”为题的那个问题。这个职权范围草案把特设附属机构的审议工作限制在核武器试验方面。我国政府殷切希望我们如果真诚地期望的而且是我们完全致以全力的条约，在范围方面应比这样一个条约要宽一些，应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核试验。

因此，我国代表团想通过一个能够反映这一目标的职权范围。我认为这个目标也是在谈判会议以及在谈判会议之前的谈判委员会上就这个议题发表过讲话的多数代表团反复承诺的目标。然而，当这种承诺变成一种可能的职权范围时，在范围上却受到了限制。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这种磋商继续进行。如同我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到的，还有别的想法，其中有些是澳大利亚政府的想法。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为我国及我本人所讲的友好的话。

如无其他代表想发言，我就结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鉴于刚才的几个发言，显然，关于在第CD/492号文件中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目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目前还有人要发言吗？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我想代表 21 国集团作一简短发言，希望我这个发言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内容如下：

根据刚才的情况说明 21 国集团，事实上还有裁军谈判会议本身以及总的国际社会为设立一个适当机构以便就核武器禁试条约开始进行有意义的谈判而作的努力再次受到挫折，或者说仍受到挫折。尽管 21 国集团为了对将设立的此议程项目的特设委员会制订适当的职权范围而达成协议作了各种努力并表现了灵活性，但是某些代表团的阻梗以及制造的困难表明不可能就这一优先问题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至少目前没有这种可能性。

可是，21 国集团本着它一贯的合作精神准备审议任何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提案，特别是那些，如同我早些时候讲的，使裁军谈判会议无法就我们第一个议程项目的这个条约开始认真谈判的代表团所提的提案。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由于今天没有其他事要处理，我想这次全体会议现在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4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现在全体会议休会。

下午 1 时 30 分散会。

×× ×× ×× ×× ××